R.1389
THU VIEN
BMOC GIA
R.1387

欽定詠史賦卷二十一　自宋武帝至文帝

東西兩晉既異山河南北二朝亦殊疆井晉事已

按南朝宋武帝劉裕篡晉立。三年殂子少帝義符立。二年爲其臣謝晦等所廢弒弟文帝義隆立。三十年爲其逆子劭所弒劭弟武帝駿誅劭立。十一年殂子廢帝子業立未及一年。爲壽寂之所弒其叔父明帝彧立。八年殂。子後廢帝昱立五年。爲蕭道成所弒弟順帝準立三年。又爲蕭道成所廢弒凡十主六十年　南齊高帝蕭道成篡宋立。四年殂子武帝賾立。十一年殂孫前廢帝昭業立。未及一年。高帝兄子鸞廢之而立昭業弟後廢帝昭文鸞又弒昭文而自立是爲明帝五年殂。子寶卷立。三年其弟智昭廢之尋爲王珍國所弒。智昭立。是爲和帝。二年。爲蕭衍所廢弒凡七主二十四年。　梁武帝蕭衍篡齊立四十八年殂。子簡文帝綱立。簡文之元年東魏元北齊代二年爲侯景所弒弟元帝繹立三年爲魏師所害子敬帝方智立。二年而魏亡周代三年。爲陳霸先所廢弒。凡四主五十六年又後梁宣帝詧卽武帝之孫立七年殂。子明帝巋立。二十四年殂子溫文立。二年入隋凡三主三十三年　陳武帝霸先篡梁帝詧立。七年殂子廢帝奉文項廢之而自立是爲宣帝宣業立。二年其叔父頊廢之而自立。又四年而周亡。隋代又一帝立九年而開皇九年也爲隋

所滅凡五主。三十三年。北朝魏明元帝招致嗣立之十二年而晉元帝代綱目始註其年又三年殂。子太武帝燾立。二十八年。爲宦者尊愛所弒。子余立未及一年愛又弒之。太武嫡孫文成帝濬立十四年殂。子獻文帝弘立五年禪位其太后馮氏所弒孝文帝又六年。爲其子宏所弒。宏始改姓元氏受禪之九年而宋亡。宋代又二十年殂。子宣武帝恪立三年而齊亡。齊代又十四年殂。子孝明帝詡立十三年爲太后胡氏所弒從叔孝莊帝子攸立三年其臣爾朱兆弒之而立太武玄孫晏二年爲爾朱世隆所廢弒世隆立獻文孫節閔帝恭其年高歡亦立太武五世孫廢帝朗二年皆爲歡所弒從兄安其年爲泰所弒弟恭帝廓立。四年歡又修出奔宇文泰迎入長子廢帝欽立。二年。爲泰所弒從兄文帝寶炬立。十七年殂爲宇文覺所廢尋爲宇文護所弒凡十三主。一百四十九年。又遡自明元父道武稱帝十一年。爲十四主一百六十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孝文曾孫爲高歡所立。寔梁武帝在位之三十三年。立十六年爲高洋所篡弒。東魏立。一年殂子廢帝殷立。一年其叔父演弒之而自立。是爲孝昭帝二年殂弟武成帝湛立。五年禪位其子緯又三年殂。後主緯受禪七年周師來逼授位其子恒。周閔帝宇文覺篡弒。北齊文宣帝高洋殺凡六主三十年。周師所獲見立。是。

年而梁亡。陳代其年爲其臣宇文護所弒庶兄明帝毓立四年護又弒之弟武帝邕立。十七年。

滅北齊又一年廣。子宣帝贇立。二年殂。子靜帝闡立一年爲隋楊堅所廢尋見弒凡五主二十三年。南朝皆因晉舊都建康北朝魏始都平城。孝文遷洛陽一後分爲東西魏及周都長安東魏及北齊都鄴。起宋永初魏泰常庚申。訖南朝陳禎明隋開皇己酉。共一百七十二年。

紀自宋高世系源從交靖

里人撰楚元王交之氏從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祖靖晉東安太守父翹爲郡公曹帝位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在位三年壽六十。廟號高祖。改元一永初。

皇奇瑞龍章京口之秋神告靈符。蛇藥新洲之項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一 宋武帝 三

宋書武帝少遊京口竹林寺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異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丈餘射之傷明日至洲裏見青衣童子。搗藥問之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收藥而還每遇金創傅之常驗

農畝室有納衣討賊東州囊初脫潁

宋書武帝微辰貧陋過甚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曹稽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孫恩作亂於會稽晉前將軍劉牢之東討請參軍事牢之命與數十人覘賊衆數千人還與戰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輕騎尋之

既而衆駭王、推鋒而迫、平山陰、又屢破孫恩。恩奔臨海、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毛遂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今日乃脫穎而出屬。史記平原君列傳尚書蔡氏集傳

典午之將隕、檮杌羣姦之爲梗、衆無一旅、方履虎以崎嶇。謀合同舟、委秣馬而馳騁。宋書武帝討桓玄檄潛構崎嶇險過

履虎又卽位告天策裕地非濟區衆無一旅綱目晉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起兵京口討玄辰

裕從京口刺史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

欽定詠史貼 卷二十一

議之耳。玄以桓弘無忌同舟還京口鎮廣陵乃達鎮歷陽裕與何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忌謀之毅曰。正患事主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定謀孟昶爲桓弘主簿。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鄉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發無忌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弘參軍。裕使毅就道規昶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達參軍。使殺逮據歷陽裕托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勅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徇徇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東莞劉穆之也、裕卽馳信召

焉。穆之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白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昶和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毅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毅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毅道規帥壯士數十

凶於五嶺。註見上偏師西上。而譙縱東身。銳卒北驅而姚弘擊頸。司馬光歷年圖高祖治兵誓眾經營四方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臣瓚續若可言。嘉僭奪謀還妄逞葛劉齒劍遽張搖殺之威。盧霍出鐘方覬運來之幸。綱目晉安帝義熙八年。劉裕襲制州豫州刺史諸葛長民。殺都督劉敬宣。九年。劉裕殺瑞志盧江霍山常有鐘聲十二。武帝將征關洛霍山崩有六鐘出。宋書符瑞志在輿復情非造次。劉峻山棲志豈與稽生齒劍揚子隆閣。較其優劣者哉。宋武帝

契姦圖。休之數罪抗顏。遑知自省。宋書劉穆之小字道民高祖委以腹心動止咨焉。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謝混為揚州或欽高祖穆之曰。公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動各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焉。穆之忠規高非可持久。劉孟義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卒。高祖表天子曰。穆之忠規遠盡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於是贈侍中司徒 晉書義熙十一年。荊州刺史司馬休

之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休之敗奔姚泓。
梁書休之上表自陳。曰。劉裕自以酬賞既極。
情在無上。問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絶。劉毅
劉藩諸葛長民謝混。皆社稷輔弼。無罪無辜。一
旦夷滅。裕今此舉。正以臣王室之幹。位居藩
岳。諸賢既盡。唯臣獨存。規以翦滅。成其篡殺。禪
詔未乾。兵人已扛。始也虛憑讖語。置君視若奕棋。
終焉假臨朝堂。掩誘羣臣。同畏影。晉書初識云。昌明
之後有二帝。裕密

使王韶之縊安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綱
目裕欲禪位。中書令傅亮悟意。請暫還都。克至
建康。徵裕入輔。亮具詔草。使恭帝書赤紙爲詔。
裕爲壇於南郊即位。廢恭帝爲零陵王。居琅琊
王慮禍及。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煮食牀前。飲食
所資。皆出褚處。困人莫得何其隙。永初二年。裕
令淡之與兄叔度往視。妃出別室相見。兵人
踰垣入。弒王於內室。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左傳襄二十五年。崔子視君不如奕棋。奕者
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不定乎。胡
丑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者。舉足愈數而迹
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臨去聲喪哭也。
彼篡逆有浮莽操。自奏綱疇。況設施不若苻姚。恣
行威猛。綱目晉安帝義熙六年。劉裕拔廣固執慕
容超。送建康斬之。裕恣廣固久不下。欲

盡坑之。韓范諫曰。圖室南遷。中原鴟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代而盡玩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司馬光曰。裕始翦平東夏。不於此辰旌禮賢俊慰撫疲民。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足。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會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莫大之業也。按苻堅取蜀及伐代。並無所暑戮。姚興既殺苻登。散其部眾。歸復本業。故司馬光云然。本

無怪年存晉號。難服民王

徒然地棄秦京。先輸秋境。綱目武都王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按楊盛因人也。

義熙十三年。裕既滅姚泓。留其子義眞都督

雍涼秦州軍事。夏王勃勃聞裕東還。大喜。召王公大將謀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兒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義熙十四年。

勃勃寇長安。義眞以敗走。僅以身免。勃勃遂稱帝于長安

聞浩惠於燠休。少嬪御稀宴遊。僅取持身之嚴整。

宋書。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賢舉善。問所疾苦。三年。秦雍流戶南入梁州。送絹萬匹。綱目。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運米賑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飽。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

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謙。即辰遣出。則皇皆在外府。不畜私藏。頒南禁作此布。

布。惡其精麗過人。還之。并制頒南禁作此布。

胡氏寅曰。高祖尚威力用機詐。非長者之道。獨孝於母后。爲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正有度。被服素布。遊宴稀。嬪御少。不畜私藏。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君子之要行也。左傳昭三年晏子曰。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註。燠厚也。休美也。

宰臣委政。宮闈雖峻。堤防。幼子臨州。帥侍己。階權住。宋書高祖疾甚。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毋爲不煩臨朝。

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誦。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欽誨。雅異於斯。居中則用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職。皆臺皁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道達臧否。莫不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友及交荣。多以耆衆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不與遊。幼主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令。又有典籤在旁。參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尊。學天下而棄之。亦既比之爲也。

綱目註太子皇子有帥有傅。帥侍或爲師傅。

按南史宋諸王爲州刺史有典籤師。

高祖初以子義真鎮長安。義隆爲司州刺史。義康爲豫州刺史。皆十二。繼以貪。荷之非。亦豈望安寧之惟永。

綱目永初三年。宋主有疾。長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扯入侍藥。羣臣請禪。禪神祇。

不許淮使待中出鍾廣陵監湘南諸軍。太子多卻羣小。謝晦言於宋主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眞。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義眞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眞爲都督六州諸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按義眞武帝第二子也。晉昌刑一人者少帝。甫承統緒。已墜綱慶。兆民賴之。其辜惟永。

維。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在位一年。爲謝晦徐羨之所廢。尋弒之。年十九。改元一。景平。

敵國窺邊。坐見好還之速。諒闇棄禮。難移可欽。定詠史賦

下之姿。編曰初高祖克長安。魏主拓跋嗣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入河。魏主使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伯淵諫曰。乘喪伐人。得之不足爲美。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使可空奚斤等伐宋拓跋嗣卽魏明元帝。宋書景平元年。魏破金墉克虎牢執司州刺史毛德祖。尋克虎牢。又破滑陵縣殘害二千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略婦女一萬二千口。掳二千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略婦女一萬二千口。掳破許昌城又毀壞鍾離城。

以立疆界而還。編曰宋主義符居喪無禮。時淮致仕范泰上疏諫不聽。南史宋本紀論少帝躬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嗤縱不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致頗沛。非不幸也。嗤音陵。阻難

也。君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論語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災變罔知儆省。童心惟事遊嬉。宋書景平元年。正月。有星孛於東壁。十月。有星孛於東壁。指尾。貫攝提。向天角。季月而後滅。二年正月朔。日食。花林列肆。龍舟泛池。嶮縱不學而能。昌邑之狂已甚。危亡不朔而集。海西之廢何辭。宋書少帝失德。徐羨之傳亮將謀廢立。以兗州刺史檀道濟先召使入朝。告之以謀。其日道濟稱疾不入。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少帝於花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渠聚土以象破

扶出東閤。以太后令廢為營陽王。依漢昌邑圖海西故事。羣臣拜辭遷于吳郡。責負託朝菅將。威服殿省。乃引船為樂。是夕游天泉池寢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少帝於花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渠聚土以象破

孤。晦等誠難逃罪。道乖教子。宋人未免貽譏。宋書徐羨之等密謀廢立。而不先定第應在廬陵王義眞。義眞輕躁無德業。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周還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豫州都督。羨之等嫌其狎昵。遏甚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眞不納。羨之等以義眞輕詭。不堪主社稷。乃奏廢之徙新安郡。少帝穆因其與少帝不協。既廢。羨之等潛使殺義眞於新安。弒少帝於南昌亭。蔡廓謂傅亮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

陽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使止之。信至已無及矣。范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詒音耽。儉也。輕也。南史武帝年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營陽既廢。否運將傾。文帝紹興。丕圖光踐。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宜都王。徐羨之等迎而立之。在位三十年。爲逆子劭所弒。壽四十七。廟號太祖。改元一元嘉。易否上九傾否。先否後喜。龍雲集夫禎符。經史廣其斷辭。細

密禾初元年。文帝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四騰。稱旨。武帝甚悅。景平初。進督湘州。是歲入朝。辰年十二。博涉經史。武帝當聽訟。遣上訊建康獄囚。辯斷隨之。二年。正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大篡統。諸葛亮戒子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奉璽符而敦請。臣工共仰重明。瞻爺色而慚惶。姦黨僅餘殘喘。綱目景平二年宜都王至建康羣臣拜迎於新亭。徐羨之曰。陛下以上人。羨之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上璽綬。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貞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朝顧

命寄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宋書亮率行臺至[囚]陵奉迎。太祖引見亮。哭慟甚。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傅亮詩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興兵問罪。首襲天討之行。察吏採風。特重使臣之遣。綱目宋元嘉三年。討徐羨之傅亮殺之。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謝晦殺之。初宋主在江陵。孔寧子為參軍。及即位。以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子陵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構之於宋主帝欲誅二人。拜發兵討謝晦。乃聲言當伐[魏]取[河南]治行裝艦。處分異常。其謀頗泄。晦弟曠馳使告晦。晦與參軍顏邵謀舉兵反。邵飲藥而死。[囚]主以檀道濟始不預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一 宋文帝 十二

廢弒之謀。乃召道濟欲使討晦。王子陵等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於脇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不關預。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且詔召羨之亮。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伏誅。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得精兵三萬。奉表言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子陵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徐君則之惡。[囚]主下詔戒嚴諸路。進軍討晦。晦率衆發[江陵]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以書招[湘州]刺史張邵。邵不從。[囚]主發建[康]晦下至[牛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晦使孔

延秀攻彭城洲。及晬與徐傳爲自全之計。以爲晬據上流。而檀道濟擁衆。各有彊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羨之軍合。西人離沮。無復鬬心。一辰皆潰。晬攜其弟等北走。爲人所執。送建康。伏誅。是年。遣使巡行郡縣。親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躬臨閱武。訓齊克詰戎。路廣求言。采納不遺於忠謇。宋書元嘉五年。春正月。丁亥。詔羣后百司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甲申。臨玄武觀閱武。二十年。車駕。又於白下閱武。

渾儀鑄而象器成。孔廟修而文教聞。綱目宋元嘉十三年。鑄渾儀。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狀雖舉。不縱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以水轉之。昏旦中星與天相應。十九年。宋書元嘉十九年。詔奉聖之胤。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洒掃。繼襲二十三年。車駕幸國子監。策試諸生。教授之官。賜帛各有差。

蠲逋賑乏。勤恤饑寒。決訟平刑。尤詳審讞。宋書元嘉八年。揚州旱。遣使省獄訟。申謫役。十年。賜孤老癃疾人穀五斛。十四年。二十四年。亦如之。十二年。冊陽湮圮。吳興義興大水。以米數百萬斛賜遭水民。除諸逋負。十七年。囹圄四州大水。遣使檢行賑卹。是年。詔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十八年。西水泛溢。

遣使巡行賑贍。二十年。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饑遣使開倉賑恤。給賜糧種。二十一年。詔除天下諸逋債。綱目因元嘉三年。上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 吏無苟得。望空之習頓移。賦止常供。溝壑之憂可免。綱目因王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考為斷。吏無苟得。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稱元嘉焉。綱目因王寶晉紀論曰。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註望空望白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壑於辰可免 樹去思於臨海。允稱牧芻。馴殊俗於襄陽。

非徒絲繭。綱目因困長太守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綱目因困世言善治者咸稱之。又元嘉中。綱目因困臨海太守江秉之陳南頓徐豁。綱目因困州刺史陸徵。綱目因困臨海太守江秉之字茂景。歷東莞武昌臨海二郡太守。李元德彭城內史。魏恭子毗譙梁二郡太守。申季歷晉壽太守。郭啓玄皆以清績下詔褒賞。又青冀二州刺史杜驥在州八年。惠化著於齊土。為吏人所稱詠 綱目因宋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大小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為道產率諸蠻追送至沔口。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元嘉十九年。道產卒。諸蠻聞之。悲泣相聚。為之立祠。歲時祭之。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

之求牧與矯矣。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使爲蔽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服耕桑而自事。邑有歌謠。知操尚之可敦。士思慤善。俗於斯爲美。亦治之要路。拳躋。圖以困反。元嘉三年。成羣。蓋困世之極感也。禮記慤善不離身。風詩大雅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庶幾也。禮記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相有黑衣侍門輻輳人誇冠冕路拳躋。圖以困反。元嘉三年。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

遂參權要。賓客輻輳。四方路遺相繫。琳著高伎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晉隋孔顗曰。琳有學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是年以王子陵王曇首爲上所親信。與已相埒。自謂以王弘輔政。曇首參贊。四方路遺相繫。琳著高伎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晉隋孔顗曰。琳有學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是年以王子陵王曇首爲上所親信。與已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辰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居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常辰要官也。子陵與曇首湛景仁。風力局幹。冠冕一辰。謝弘微與子陵等皆困主所親重。當辰號曰五臣。陳仁錫評。相無常官。刘宋之葉衰矣。又曰。困之五臣皆非其才。

錢法屢更。弊已釀景和環眼學

R 1379
THU VIEN QUOC GIA
R 1237

名不一術且沿老氏谷谿。宋書元嘉七年。鑄四銖錢。二十四年。鑄大錢當兩行之經辰。公私非便。乃罷其後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綱目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於廱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詣京師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經

封疆恨失河南欲修舊境。情偽不諳北土。輕動征鍾。

綱目元嘉七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冉道夫等帥之。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

水合。自更取之。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困到彥之等取河南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併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按通鑑外紀。黃帝作霍鉼鉼枇。切。矢簇也。到彥之甲棄中途。偏慚步走。檀道濟師勞再出。又乏糧。齊。綱目。元嘉七年。困遣將軍檀道濟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到彥之棄軍走。辰。困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遠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意。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渭河入

年攻戰。失眾之糧。猶張睢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意。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渭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辰。困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惡必為所屠。惟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八年。二月。魏克滑臺。檀道濟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叔孫建等聚

輕騎邀其前後。焚燒敷草道路軍士食不能進由是安頓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脩之。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再出見後。虜已去遣不可復追乃止故云再出。司冦未還空復聽和通使梁冦告警

尚虞芰衆犀 隔目原于宋見

書索虜傳少帝景平元年。魏主遣周紹聘委軍鎮走。於是泰山諸郡竝失守又攻虎牢執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一 宋文帝 十九

司州刺史毛德祖。虜兵居守氏帥楊難當寇漢中梁州刺史甄法護委鎮北奔青州刺史蕭思話先以罪繫尚方。乃自徒中起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思話遣蕭承之率衆前進難當遣其子和等悉力攻承之。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乃矢無復用賊悉衣犀甲。戈牙所不能加承之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因大敗走漢中平。悉收沒地

元嘉二十三年之元嘉初。林邑王范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十年。遣使求領交州詔各以道遠不許陽邁頻遣貢獻而寇盜不已。太祖怒其違傲使檀和之伐之。南陽魯慤少好武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踈萬里浪。至是自奮請行除震武將軍

爲安西軍副和之圍[區]粟城偏軍爲賊所敗乃遣慤分軍爲數道進討破之按[區]粟入[粲]浦[孫]
[區]王范陽遣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乃製獅子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敗遂克[林邑]

外則戰攻不息內而嫌隙交起

戰攻註見上。元嘉十二年。[宋]以殷景仁爲中書令中護軍[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宋]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自代。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懟。又以景仁專管內職。謂其間已猜隙漸生。辰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入使簪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引之令入。入使簪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之。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嘗歎曰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惟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門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衛命往來湛不疑也

將壞長城詎憐脫幘山無猛獸誰禁採蓂

[綱目]元嘉十三年。[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咸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共至矣至[晉]義熙累月[宋]

主稍間。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尋賜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人比之關張。道濟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

寬饒傳 出有猛獸蘇靁為之不朱。東宮兵等羽林。終長逆兒之姿忍。介弟柄專錄命。易招羣小之交締。宋書 初袁后生子劭。自詛視之。龜白太祖。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狠狽至戶外。禁之。乃止。辰上猶在諒闇。故祕之。元嘉二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上甚喜說。及長。美

質冒。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綱目 元嘉十七年。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辰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易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合選用。生殺大事。或以緘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義康傾心引接。未嘗懈倦。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

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甚。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湛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陷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猶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喪去職。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誅之及彧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爲江州刺史。

出鎮豫章。左傳隱四年。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註。恃其兵戈而安於殘忍。

襄二十六年。

楚伯州犁上其千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註。介大也。

劉領軍附下弄權。敢媟琴弧。范詹事矜才肆逆。妄構勃篋。

劉領軍謂劉湛。註見上。按文帝詠劉湛詔。湛附下蔽上。專弄威權。

綱目宋元嘉二十三年。太子詹事范曄伯州犁上其千曰。詠劉湛反伏誅。初曇國孔熙先爲員外散騎侍郎。憤不得志。父勗之爲晉熙廣晉刺史。以贓穢罪。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洲應出天子。以孚厚結孚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孚。熙

先家饒於財。數與劉湛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密。熙先從容說劉義康。劉

猶豫未決。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丞相遇。而丈人曾不

死。不亦惑乎。劉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劉默然不應。反意乃決。【衛陽】尹徐湛之義康黨也。

與熙先往來。熙先以嗜是密相署置。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等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劉等投命奮戈斬伯等首。今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除

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燕【武閔】也。劉等謀以其日作亂。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宋主。乃命收劉等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裴子野曰。范蔚宗才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殞。【孟】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一　宋文帝　二十三

【子】琴聆弧矢。【朱】註琴舜所彈五絃琴。弧矢。黃帝所作。

象欲殺舜而取此物也。【胡】註見【圖】惠帝。

張都禮反。指山之信誓謂何。不思協比。尋斧之厲階遂啓。弗悟斐羹。【宋書】義康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二州。前龍驤將軍扶令肓上表曰。【彭城】王前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違謬。正可【南陲】。萬一奄忽。竊為【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表奏。賜死。【劉】【豫章】公主太祖至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主起再【稽】【顙】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上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車

子義康小字。初寧高祖陵也元嘉二十二年。范
琰謀反。事逮義康。廢爲庶人徙安成郡。二十四
年。胡誕世等謀反。江夏王義恭奏義康數有怨
言。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宜徙廣州遠
郡。奏可未行。值索虜來寇步。天下擾動。上慮
異志者。或奉義康爲言。詔遣王駿累啓宣爲之
所。太子劭及僕射何尚之並以爲言二十八年。
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沈約論曰。文帝經
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窺古。
以呵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
後人。明帝據已行之典。剪落鴻枝。本根無庇。幼
主孤立。以致傾移。履霜堅冰。所從來遠也。至
傳僖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
埽此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安能怨諸

侯之不睦。又文七年。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
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蔭矣。此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詩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註言因萋斐之小
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此讒人
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

經略須才。詆責縱酣之義季。倉荒待士。虛談廝養之曰禪。

宋書衡陽王義季。太祖之第。元嘉十六年。爲荆州刺史。值巴蜀
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
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寔。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
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太祖累加詰責。義季
終不改。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索虜侵逼
北境騷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彰。

無它經畧。惟飲酒而已。太祖語之曰。彼爲元統。士馬桓桓。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初。晉杜預之子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其子孫始還關中。宋高祖征長安。杜坦兄弟隨從南還。元嘉中。坦爲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偕燕遇之。雖復才可施。每爲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太祖曰。金日磾忠孝純深。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州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閩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偕荒賜隔。日磾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策不行於保境。三農輕用於築隄。

綱目註。偕仕行反。閩人謂中州人曰偕。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四綱目元嘉二十三年。魏人侵困主以爲憂。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禦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漸泗。內實圄圉。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惟安邊固守。於策爲長耳。夫曹劉之伯。才均智敵。非敵江漢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

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圖[克]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魂之南。以寔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辰。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贏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牛車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伏。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伏。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弊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違而敵不[澄]。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較矣。二十三年。夏六月[宋]北伐而築扎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于[華]林[園]。

計議未同。迎合受欺於左右。軍興而資儲不足。徵求取怨於寵倪。[綱目]宋元嘉二十六年。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多諫。王誕亦深以為憂。二十三年。夏六月[宋]北伐而築扎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于[華]林[園]。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所悅。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以謂[狼]居[胥]山禪於[姑]衍。臨[翰]海[江]州軍府文[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入臺。租稅悉給[襄]陽。按[史記]匈奴列傳。[驍]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封於[狼]居[胥]山。禪於[姑]衍。臨[翰]海[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入臺。租稅悉給[襄]陽。按[史記]匈奴列傳。[驍]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封於[狼]居[胥]山。禪於[姑]衍。臨[翰]海[江]州軍府文[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入臺。租稅悉給[襄]陽。按[史記]匈奴列傳。[驍]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封於[狼]居[胥]山。禪於[姑]衍。臨[翰]海

海而還。二十七年。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玄謨竝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出無功。到彥之失利而還。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感。不過往辰。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瀰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予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騎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諫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大笑。魏主復與宋主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又聞彼欲自來。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七月宋主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人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臧質王方回經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東西齊舉。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眾軍節度。劉秀之入泗。睢。蕭思話由武關。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是歲軍旅大舉。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卅三五民丁倩使暫行。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貲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碻磝、洛、皆先帝遺民。方競操兵出穀玄謨豈音確。

佛狸對手。徒聞伏布責梨。綱目辰建。武司馬申玄皆棄城走。玉玄謨進圍滑臺。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辰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衣褌。何用纊帛。辰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王引兵南救滑臺。玄謨而玄謨性復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芻屋。眾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辰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賜。又好營利。索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眾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為營垣護之。又馳書。勸玄謨急攻滑

臺。玄謨皆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玄謨所能當。且殺戮將以自立。玄謨使玄謨戍碻磝。卓坦坦天下。塹弦百萬。豈玄弱。非良計也。碻磝乃止。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按晉義熙中。劉裕欲屠顧回。韓范諫曰。彼皆先帝遺民。今盡坑之。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乃止。佛狸。魏太武帝燾小字。滑臺帥自先奔。智反屈奴耕婢織。陝路兵難獨進。功何期閻塌

綱目宋元嘉二十七年。墮王誕遣薛州參軍柳元景將軍丹顯祖會方平

滑臺。註見上。

薛安都龐法起。將兵投之。進向[壘]關。詔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弟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於[陜]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救[陜]。安都等與戰於城角。[魏]軍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兜鍪解墜。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殺傷不可勝數。[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陣於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遂合戰。安都提身奮擊。流血凝胡。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壘]城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宋]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前漢書]匈奴傳曰。已犁其庭埽其閭。鄣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

用不專而將帥趑趄。坐視飲江之馬。寇所至而方州殘破。空聞動地之[鼙]。[綱目]宋元嘉二十七年。[魏]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負荷而立。內外戒嚴。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是年[魏]及[宋]平。二十八年。

魏師還。魏人凡破甫矣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州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文。戰日辰。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

麥春歸。害延巢燕。井閭煙斷。聲歇鳴雞。沈約宋書論村井空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中謠云。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桑荒。無復鳴雞吠犬。辰巳之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至於亂離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山陽重閉之謀。歸虜崖無蹤跡。沈宋文帝欽定詠史賦卷二十一

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於城南。魏人攻之。崇之等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入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石矢。爲城守之備。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對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當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谷熙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

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城陷人多。結不為患。若以舟楫之計。固已久息。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弱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功不在我。若避罪還都。舟楫踩踐。正足為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無所得。人馬饑乏。聞時貽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時貽。自帥大衆南向由是時貽益完守備。辰山暘太守蕭憺珍斂民入城。臺送糧杖。詣時貽。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憺珍又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齎糧用。惟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決以灌之。二十八年正月魏人自瓜步還過山陽不敢前。魏主就城質求酒。質封溲一夕而令運土石以填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吾今所遣鬬兵盡又作浮橋。絕水陸道。遣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幷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爾將四足。屢犯邊境。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命。爾生全饗有柔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窒粉屠裂。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朞堅。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可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稟相餉。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插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曰。佛

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皆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幷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虜人以鉤車鉤城樓。城中繫以彊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絙桶懸卒出截其鉤薅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更番相代墜而復答。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攻三旬不拔會虜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勑彭城斷其歸路。虜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宜行也虜師過彭城。宋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南驅南口萬餘。當宿安陽。亟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請行。義恭不許。明日驛使至虜師已遠。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按後漢書光武伐。昆陽定陵。下之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與嚴尤等合。辰昆陽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幷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更始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不從。遂圍之。光武乃發。定陵。諸營兵。幷三。志曹操使張遼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孫權率十萬衆圍之守十餘日城不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獲權。百答山桑乾。即皆。魏地彊。恪侯反弓答端紘所居也。紘居答反。大索也。左傳成八年申公巫臣與。晉。渠。如。公立於池上。

曰城已惡匿子曰。辟陋在夷其亟以我為虞對曰。勇夫重閉況國乎。註重閉關門以待暴客也

重直龍反又直勇反

飭佳兵而禍結。邾溺愛而智迷。註老子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又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註佳兵有意彊兵也舉善以師不善。故謂大明之師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故不善人之所取也自用其智不因於物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 乘子大學章句溺愛者不明。巫蠱之罪已彰。竟失刑於大慈梟獍之心難保。還階亂於中閨。綱目初宋潘叔妃及濬濬懼曲與王濬哀后恚恨而阻

叔妃專總內政。由是劭深惡叔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竟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濬多過失數為宋主訴責使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劭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共為巫蠱。琢玉為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汝所用隊主副皆是奴耶。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鸚鵡先與天異通恐事泄白劭密殺之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與既死。慮先見及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宋主乃悔歎彌日遣中使切責劭濬

劭潛惶懼陳謝。宋主踧然怒甚。僧未忍罪也。辰元嘉二十九年。道育隱於東宮。又隨濬至京口。元嘉三十年。濬自京口入朝。復載還東宮。有告者。宋主初不信。試使捕錄。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簡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故事。送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辰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宋主所愛。鑠妃江氏。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鑠。湛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兒。未能裁弟。而不能裁兒。未主默然。江湛出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辰鑠。自壽陽入朝。失旨宋主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初宋主以尊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寔甲萬人。劭性黠而剛愎。宋主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行酒。僧綽密以聞。會嚴道育為劭將至。劭詐為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濬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眾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

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斫懼曰當堨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矛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閣拔刀逕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甲執刀持弓疾吟左右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之。斷臂而死隊將張超及太祖親信數十人使俱戰死。劭使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使馳召湛。湛屏人間狀。曾我服乘馬而去癐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逐爲亂兵所害。癐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幷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改元大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爲僕射何尚之爲司空掩襲錄取簡枝其寔也左細仗主官名也。則言語以爲階

袁孝孫

易繫辭傳亂之生

忠酸鼻風狂之疾動。江尚書不直。噬臍建立之謀
嗟。註詳見上。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合殿變成罪不容於天
地。江州檄到。八方望夫雲霓。綱目元嘉三十年。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
而自立。夏四月。宋孟
劭。劭及兗濟皆伏誅。宋書劭敗。高禽將劭至殿
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
爲見哭。按臧質父嘉宋武帝敬皇后之弟。
子梁惠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註霓虹
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
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

臣張國用奉閱
臣裴俊奉草

孝武弱年。蚤居分陝孝武帝諱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元凶劭弑逆。率眾入討誅之。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廟號世祖。改元者二。孝建三。大明八。按孝武起兵。年二十三。分陝用周召事。樹屏地隆。南齊書。元嘉十七年。帝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司雍郢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二十八年。豫州節如故。蕃緣江蠻爲寇。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村沈慶之伐之。使上總統眾軍。書康王之誥。乃命建侯樹屏。世祖討劉劭檄晉周道告難。爾雪仇恥。虞夫謂漢侯劉與居。皆與平勃共誅諸呂。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二　朱孝武帝

沈校尉之處分。書檄交馳。顏參軍之檢黜。綱目元嘉二十五年。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弒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笑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許諾。出謂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勛據有天府。甚首尾不相接。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

何得不敗。宜斬以狥衆。駿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子也。駿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尊慤朱修之皆爲參佐。顏竣領錄事總內外。以劉延孫爲長史。行晉府事。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引兵詣尋陽。令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義宣遣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駿。駿至

千軍于孤步。先是宋王遣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旣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卽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於軍門。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爲軍士所殺。劉腸割心。諸軍臠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縛劭於馬上。送軍門。斬劭及四子於尹下。濬帥左右南走。遇江夏王義恭。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皆伏誅。贈袁淑爲太尉。證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證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證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證簡侯。卜天與益州刺史。證壯侯。與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元凶旣珍。常刑不貸於宏冲。全節可褒。贈典宜加於淑湛。註見上 纔憂懽之異境。乃輕躁之愈增。宋書顏竣傳論。憂懽異日。甘若變論。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不爲失節之臣。皮冠老濫塵台輔。偏昵在藩之眷。黃頭兒驟致雲升。綱目。元嘉三十年。復以何

尚之爲尚書令。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子偃爲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宋主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而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偃爲司馬長史。用遇無改。宋書何尚之字彥德。少頗輕薄。好樗蒱。及長折節。以操立見稱。元嘉十三年。爲丹陽尹。尋遷吏部尚書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頃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詔書敦勸。尚之復攝職。元凶弑立。進位司空。而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免。世祖卽位。復爲尚書令。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尚之在家。嘗著鹿皮冠。慶之屢薦鹿皮冠。慶之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慙色。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少頗輕薄。好樗蒱。及長折節。以操立見稱。元嘉十三年。爲丹陽尹。尋遷吏部尚書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頃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詔書敦勸。尚之復攝職。元凶弑立。進位司空。而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免。世祖卽位。復爲尚書令。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尚之在家。嘗著鹿皮冠。慶之屢薦鹿皮冠。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慙色。

謂頗竣也。南史。竣字士遜。初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世祖舉兵。轉咨議參軍。世祖踐祚。以爲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轉吏部尚書。待遇既隆。奏無不可。又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竣既貴重。攬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又嘗詣竣。竣尚未起。怒曰。汝出糞土之中。登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藉藩朝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卽吉之

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竣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遺謬。人主得失。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於獄賜死。委政杼於戴巢。近習已章寵賂。分選曹於謝顧。銓衡未必才能。

綱曰。大明二年。宋以戴法興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辰宋王親覽庶政。不用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士人之末。涉獵文史。亦爲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王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祿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世。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是年。宋以謝莊顧覬之爲吏部尚書。宋王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覬之爲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轉輕。宋王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覬王彧爲之。侍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輕重。人心其可變耶。後竟如其言。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條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羣。譏析予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宋書于辰棲才路陋。謝莊請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付尚書銓用。事不行。

梭音崛。亦作搜。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割裂荆揚。藩維自削。峻裁尊室。骨肉背憎。宋書孝建元年。分荆襄江豫州立郢州。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閫外。至是皿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皿因此虛耗。綱目孝建元年。省錄尚書事官。宋王惡尊室盛彊。不欲權在臣下。江夏王義恭知其旨。故請省之。二年。裁損王侯制度。宋王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王因諷有司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面生施帳。劍不得爲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亦得稱臣。罷官則不得追敝。詩十月之交。尊者憎憎。職競由人。注。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也。依遠苟悅暴朝。殘殘侍中。太宰。嫌隙羣萌。逆節紛紛。南郡竟陵。宋書柳元景傳。大明五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六年。授侍中驃騎將軍。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常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及世祖殂。義恭元景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傳。世祖即祚。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孝建二年。以爲揚州刺史。加殊禮。赴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

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世祖嚴暴。義不應不見容。畢辭曲意。盡禮祇奉。且便辯善附會。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眷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上大悅。沈約上宋書表虐后暴朝。前王罕二。綱目。元嘉三十年。宋王殺其弟南平王鐸。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舉兵反。伏誅。二年。殺其弟武昌王渾。大明三年。竟陵王誕反。竟陵。宋遣兵討之。誕伏誅。按宋書南平王鐸不推事世祖。又為元凶劭所用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義宣。高祖子。初封竟陵王。元嘉末為荊州刺史。元凶弒立。義宣聞之。即舉兵反。徵聚糧甲。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眾助為前鋒。世祖即位。改封南郡王。初江州刺史臧質有異志。以義宣幾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姦。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扶震主之威。自古勘有全者。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與質及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起兵反。兵敗皆伏誅。竟陵王誕。文帝子。世祖初。進號驃騎將軍。義宣之反。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亦第舍窮極工巧。多聚才力之士。寔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疑之大明元年。出為南兗州刺史。誕既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亲虞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人有上書告誕謀反。貶爵為侯。遣令

之國。上將誅誕。以垣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
禁兵。令襲誕。誕勒兵擊殺閬。上乃遣車騎大將
軍沈慶之率大衆討之。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
姓悉使入城拒守。慶之攻之數月。尅其城。誕伏
誅。偃月功成。讒間竟難辨。白髑髏山築脅從豈
別愚懵。宋書義宣與臧質反。拜王玄謨豫州刺史
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
水陸待之。臧質陳軍城南。玄謨悉精兵接戰。賊
遂大潰。加玄謨都督。封曲江縣侯。申軍司馬劉
秉之自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
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
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又廣陵平土庶皆裸
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
之髑髏山。沈懷文陳其不可。上不
納。晉亂征殘厥渠魁。脅從罔治。雖戒讖言之

亂道。不絕經典之服膺。隨書經籍志漢光武以圖
讖興。遂盛行於世。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令
學。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南齊書劉虬等傳
論宋以文章間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絕。南史孝
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榮
私謁方行於宮掖。致虔徒責於髡僧。按宋書元嘉
中。沙門慧琳著均善論。頗貶戴佛法。設爲白學先生與黑學
道士問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
慈悲齊立。論行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佺東
安寺爲道俗所推。服闋塲寺多禪僧。都下語曰。

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大明二年。有暈標道人與[缺]人高閣謀反。因是下詔沙汰沙門設諸條禁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竟不能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當盡虔。詔可按大度調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各造其極也。梵書謂之波羅密。飾文於耕耤親蠶笑捨盡民自養設虛令於求言策士何知從善如登。

綱目 大明四年。正月宋主拼耤田於西郊。太后觀禮宋書沈懷文傳辰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纊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纊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薄有所減。俄復舊。又請皇子皆置

邸舍。逐十一之利。爲患遍天下。懷文請量加省減。不聽。沈約孝武本紀論。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保尉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

綱目 元嘉三十年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雕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革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爲。儲之在體。必割其臃。處陋下泗。問不足戍守。空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蹉足而待也。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薄其子則亂矣。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返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羨衣。不過

數襲。而必收。資連續。集服累笥。日豈常視。身未辰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靡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拜以爲儉節。而市造奢侈。郎傳於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修麗之源。寔先宮闈。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諳務。不應彊仕。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人不知察其所以致譽。毀徒者鄙。則遭毀者宜擢。譽悉庸。則得譽者宜退。如此則毀譽舍惡分矣。無世不有言事。無辰不有下令。然太平不致。脅危相繼者。何哉。詩令之本非寔故也。書奏忤旨。自辭去職。大明六年。策秀孝于中

欽定詠史賦 卷二十二 宋孝武帝 十

堂。揚州一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朗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悉其諒。投策於地。國語周語諺曰。大明四年。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周沈濫刑。未快逆意。大明四年。殺之怒。長淵藉寵。幸寬東濕之繩。綱盧陵內史周朗事見上註。按宋書沈懷文字思明。大明三年。西陽王子尚鎮會稽。年殺廣陵太守沈懷文。周朗事見上註。按宋書沈懷文字思明。大明三年。西陽王子尚鎮會稽。懷文爲撫軍長史。行府州事。辰因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州。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眾咸稱年。入爲侍中。遇事諫多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辰遊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

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從過鳳雨甚驟。懷文曰。鳳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上作色曰。卿欲效顧竣耶。乃出為廣陵太守。壽伯事賜死。顏師伯字長淵。世祖初在徐州。師伯為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又隨世祖鎮壽陽。世祖踐祚。以為黃門侍郎。遷侍中。封平都縣子。壽為持節寄冀二州刺史。索虜入寇。師伯遣軍屢擊破之。進號征虜將軍。徵為侍中。領右軍。遣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人。親二。遷吏部尚書。右軍監庶務。前後頗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事情獨斷。奏無不可。七年。補尚書右僕射。師伯輩周還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察道惠代之。令使潘道惠栖禧道惠栖禧先到公車。不顧行奇等抑蔡道惠敕。使高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坐以子領職。尚書謝莊王曇生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領職。尚書謝莊王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禧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禧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伯尋頗太子中庶子。委用如初。沈約論曰。師伯伯尋頗太子中庶子。委用如初。沈約論曰。師伯藉寵代臣。勢震朝野。頗意厭臺情以貨結台題藉寵代臣。勢震朝野。頗意厭臺情以貨結台題部至於曷曹。莫不從風而靡。曲狗私請因停詔敕。天震霄怒。仆者相望。師伯信用無改。而王謝敕。天震霄怒。仆者相望。師伯信用無改。而王謝免職。豈徒失政刑而已哉。史記韓非傳龍頷下有逆鱗徑尺。人嬰之者必死。又酷吏傳寧成下有逆鱗徑尺。人嬰之者必死。又酷吏傳寧成捺下如束濕薪。捺同撲。王雉臣盧。甘作牧奴之戲。此偷儜。彼儜。下。儕台玄之稱。綱目顏師伯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王嘗與之摴蒱。宋王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宋失色。師伯逢欽手曰。幾作盧。是日一輸百萬。幾平聲。晉書

陶侃爲荆州刺史諸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蒲博之具投之于江。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宋書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髯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齺。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王玄謨爲老傖。又寵一倡倫奴子。名白王。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齺音嵐。齒露貌。**姑孰爲江。畋遊不息。上林馳道。工役頻仍。**宋書大明三年。於玄武湖立上林苑五年九月。行幸琅琊。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閶闔南豫南充二州。較獵于歷陽之烏江。十月。又巡南豫州。較獵于歷陽。明年十二月。行幸歷陽。**新五路之威儀。徙修欽定詠史賦**卷三十二 宋孝武帝 十二

金根羽葆。夾轂駢羅。宮殿反嘲。麻拂葛燈。綱目大明三年。徙郊壇。造五路。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至是尚書左丞徐爰以爲非禮。詔徙於午位。又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及宮城之午位。廢帝郎位。以郊壇葺地爲吉。復還故處。按宋書王路以賓。象路以朝。革路以戎。木路以田。舊有大事駕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大明七年。大修宮室。宋書王奢慾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與有土障。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之儉

德。宋王曰。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

康刑顯度指。怨讟詣騰。

舞馬。大明中。有奚顯度者。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嘗使主領人功。苛虐無道。動加撾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辰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顯度拍。隨同陀。末年尤甚。貪鄙昏酣。子業承之。驕淫悍憤。綱目大明八年。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宋

王末年尤貪鄙昏酣。子業承之。驕淫悍憤。千不罷還。必限使進奉。又以蒲獻取之。聲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晝睡。或外有奏事。郎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至是姐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情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蒲獻因蒲薄而獻奉也。子業在位一年。宋人弒之而立湘東王或。年十七是爲前廢帝。改元二。永光。景和

猜嫌罔極。後先江夏新安。殺戮是聞。次第慶之元景。

宋書前廢帝少有凶德。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憂懼無計。乃與顏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曰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事覺。義恭元景師伯皆見殺。新安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母殷淑妃寵傾後宮。子鸞有寵。既誅羣公。乃遣使賜死。同生弟妹竝

死。沈慶之字弘先。初隸檀道濟北伐。道濟還
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稍得引接。太祖屢欲
北伐。慶之數諫不從。世祖討元凶。慶之領府司
馬。世祖踐祚。遷鎮軍將軍。封南昌縣公。魯爽之
反。慶之討斬之。進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始興郡
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不能奪。聽以
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衞史五十人。
竟陵王誕反。復以爲車騎大將軍。討平之。進司
空。固讓。世祖殂。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
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郎
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常乘豬
鼻無憲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
田。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遽月或無從人。遇之
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几杖。並固讓。廢帝

狂悖無道。眾並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連謀。以
告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廢帝誅義
恭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蔡興宗謂慶之曰。今
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理。所冀唯在公一人而
已。若復堅視成敗。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
有所歸。慶之曰。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
抱忠以沒耳。廢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
帝意稍不悅。尋賜死。按晉書輿服志四望三
望。臣
侮列祖而妄肆譏嘲。忌諸父而橫加搥撻。綱目泰始元年。子業令太廟別畫
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未
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鼸鼻。如何

不韙。立召畫工令。韙莊加反。鼻上生皰。是年。宋王幽其諸父。湘南東王彧於內殿。子亦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拘於殿內。殿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而惡之。以彧肥。休祐爲賊王。東海王休仁。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彧內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宋書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聞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及大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竝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帝聚諸叔京師。慮在外爲患。

發丘郎摸金尉競穿。宋書廢帝以魏氏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山陽王休祐領之。前撫軍咨議參軍何邁先尚太祖女陽新蔡公主。廢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事洩。帝自率宿衛誅邁。景和末。廢帝召南平王鐸。如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殺其子數百。敬猷敬淵敬先江氏鞭一百。

之詩。豬未郎君。王賴建安之詩。綱目泰始元年。宋弒其君子業而立

湘東王或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荊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或。恐後發。子業既恣為不道。內外驟然。宿儁之士皆有異志。辰諸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王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弒子業。先是子業遊花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倮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烹矣。子業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花林園。休仁休祐並從。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辰子業悉屏侍衞。與羣巫厮役射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弒之。宣令宿衞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王。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或。

即稱臣。引登御座。召見諸大臣。宣太皇太后令。繼承皇極。或郎位大赦。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簒之事行著于篇。若夫武偰同祼。沈約論廢帝之王數殷紂之豐。不能絓其萬一。得亡亦為幸矣。

豐同鬻。絓音乖。抽也。

宋書辰廷尉劉勔妾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湘東王嘗忤旨。廢帝怒。乃偰之。綪其手脚。使付太官。曰。郎日屠猪。建安王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肺肝。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大運自還明帝。令書初託宮闈。明帝諱彧。文帝之子。在位八年。廟號太祖。改元

二。泰始七。泰豫一。餘見上註。

州鎮外陵。地僅保丹陽數郡。臺

軍四出。役久淹鵲尾重圍。按宋書初廢帝以太祖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而邁
之謀。送毒賜子勛死。子勛長史鄧琬曰。幼主昏
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
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
勛教。令所部戒嚴。以參軍陶亮總統軍事。移檄
遠近。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奉
子勛爲帝於尋陽。年號義嘉。雍州刺史袁顗徐
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
文秀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
刺史柳元怙豫州刺史殷琰義陽內史龐孟虬
會稽行事孔覬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

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山陽太守
程天祚皆舉兵應之。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
並詣尋陽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而已。宋
主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領軍將軍
王玄謨副之。又遣寧朔將軍沈攸之等帥衆屯
虎檻以討子勛。宋主休祐爲豫州刺史。督劉勔呂安國等討殷琰。
巴陵王休若爲鎮東將軍。督沈懷明張永蕭道
成討孔顗。辰鄧琬遣孫冲之等下據赭圻劉胡
屯鵲尾。臺遣前鋒都督兗州刺史殷孝祖攻赭圻
爲流矢所中死。諸軍主並失利。劉胡宿將。屢有
戰功。素多狡詐。爲衆推伏。沈攸之等甚憚之。建
武將軍吳喜既平三吳。回軍合討。爲胡別軍所
圍甚急。僅乃得免。勔音緬。

又按江左謂朝廷

為臺。如云臺城臺軍臺遣臺使是也。安危勢正如絲髮。順逆塗孰辨毫氂。院紹論秦始交爭。遒頓未捿。太尊身勳悖遘。事惟拯溺。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當璧之運。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尊稷之重。蹤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廓清區宇。帝王所居。名曰京師。義有以也。幸鄧琬之無能。怯撓又同袁顗。致尋陽之自敗。酸俘亦繼延熙。按宋書子勛既稱帝。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袁顗為尚書左僕射。琬性怯懦。顗性鄙闇。貪吝過甚。父子並責官爵。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臣於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羣小橫恣。競為

威福。士庶怨怒。內外離心矣。及東軍已至。永世宮省危懼。明帝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遒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縱之以法。則士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帝從之。永於是大悅。孔顗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部陣甚盛。沈懷明等不敢進。或勸王休若退保破岡。休若宣令敢言退者斬。眾乃小定。前河東太守殷中軍死於東。明帝大悅。即簡列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當為將。帥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用之必有成績。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馬步東討。喜孝武世常克使命。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

姓聞吳河東來。便謂
義興南郭外。劉延熙
之相持。明帝遣督護壬農夫助喜。農夫雖至。衆
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指麾。若招
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奔散。遂平義興劉延
熙赴水死。斬屍傳首京邑。蕭道成又破孫曇瓘
等。喜進軍柳浦孔顗走死。顧琛王曇生袁標等
詣喜歸罪。喜皆宥之。東上既平。喜率所領五千
人。拜運資寇。至赭圻與沈攸之等合。初鄧琬使
孫冲之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勔書。速遣陶亮
衆軍兼行相接。及殷孝祖之死。冲之謂陶亮曰。
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
當直取京師。亮不從。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爲
臺軍主龍驤將軍張興世所破。陶亮聞之大懼
急呼冲之還鵲尾。休仁逐自虎檻進據赭圻。子
勔將劉胡屯鵲尾。久不決。子勔加袁顗都督征
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
本無將略。性又怯懦。在軍中語不及戰陳。唯賦
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應
甚簡。因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
未至。軍事置之。就顗決之。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彊
軍相距於濃湖久。喜竝贊其計。乃選戰士七
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
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
周遑。進退疑似。中流一楔。糧運自艱。制敵之奇。
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竝贊其計。乃選戰士七
千。輕舸二百配之。與世沂流上而復下。如是累
日。又夜渡湖口至鵲頭。因復回下疑之。劉胡笑

不為備。一旦四更風便。興世舉帆直前。過鵲尾。胡乃遣兵追之。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胡兵亦不進。興世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馘溪。立城砦。明旦引兵據之。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泆。與世乃遣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繼進。胡敗走。興世既據馘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乃委頭奔走。至青林兒。殺。瑰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張悅曰。鄉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瑰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豈可賣殿下求活耶。因呼左右斬瑰。齊

斬子助。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伺剿鄧雍湘豫梁平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永世縣屬尋陽郡。頭顓音愷。息子也。

力。清蕩後恐當勞。慮。果如僕射知微。

宋書秦始初。諸方逆命。建宋王休仁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尊與休仁書曰。此叚殊得蘇侯兄弟力。初諸方竝舉兵反。太尊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曰。項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順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訛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

耳。詩常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易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淮北示威。遂招索虜。彭城蹙境。幷失下邳。**按宋書泰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使歸款。宋主以四方既平。欲示威于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逆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索虜。爲患不測。彭城嶮固。兵彊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蔡興宗曰。安都果懼。遣信要引索虜。張永等大敗。於不從。安都果懼。遣信要引索虜。張永等大敗。於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三年秋。明帝復命沈攸之進圍彭城。攸之固執以爲非宜。上大怒。攸之懼乃進軍。行至遲塢。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陳顯達當守下邳。爲虜所破。姜

仍侵侮。文秀之圖莫救。勢愈厄。贏。義陽之贖不還。患

産之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攸之棄衆奔還淮陰。綱目泰始三年。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魏人不許。廢帝狂悖。常欲殺昶。昶懼禍謀起兵。不克。乃與數十騎奔魏。魏遣其征東大將軍安定王崫勦伐。等將兵謀納昶。會子勛事平而止。泰豫元年。魏白虎公等又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圍義陽。司州刺史崔道固皆同子勛。泰始三年。文秀道固俱遣信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文秀道固奉詔歸順。先是文秀引虜。及虜至。已受朝命。固守距之。道固其年爲虜所陷。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被圍三

載。外無援軍。士卒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蟣虱。秦始五年正月。遂爲虜所陷。執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壺酒空齋。巨盜漏防於肹箇宮。欽徙賜捷音虛望於糸薇。綱目秦始三年。遣蕭道成鎭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按南史齊高帝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高帝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帥軍破畬自特銀壺酒封賜高帝。高帝戎服出門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高帝卽酌飲喜還。明帝卽乃悅。莊子肹箇篇將爲肹箇採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荷

宜量賜。九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頃。金匊千枚。班賜北征將士。宋書秦始三年八月。遣吏部尚書褚淵慰勞緣淮將帥。隨三捷。小序糸薇遣戍役也。肹音祛。開也。

軍人罷士。湘宮作而妄誇功德。財殫貼婦賣兒。綱目

佃夫用而專弄威權。尊濫泰始四年。宋以阮佃夫爲游擊將軍。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各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襲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及宋王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散騎侍郎楊運長竝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

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秦始七年。宋作湘宮寺。宋太守巢尚之罷還。宋王謂宮寺。備極壯麗。新安王以故第爲湘宮寺。宋王怒。使人賣鬼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意驅曰。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鬼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意驅失色。宋王怒。使人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樂事自多。何至中宮掩面。

綱目秦始六年。宋王宮中太宴。裸婦人而觀之。

獻儀恨少。寧知臣吏蹙眉。

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家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是年宋太子納妃。令百官皆獻。始興

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宋王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況乃逞驕奢而好殺戮。忌骨肉而摘瘢瘕。國已貧而君益侈。枝盡翦而樹成楹。

宋書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以寬仁待物。故衆爲之用。莫不盡力。末年好鬼神多忌諱。泰始之際。更忍虐好殺。辰經畧湘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竭。內外百官竝日料祿奉。而上奢費過度。務爲雕侈。天下騷然民不堪命。親近讒慝。翦落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矣。綱目宋泰始二年。宋王殺其兄之子妄陸王子綏等十三人。按子綏初爲郢州刺史。其行事孔十之以兵應子勛。幷送軍糧。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長史孔道存亦舉兵應子勛。湘州

刺史[邵陵]王子元初之鎮。至[尋陽]值子勛造命
留不之鎮。明帝既誅子勛。幷子綏子頊子元殺
之。休仁又以[松滋]侯子房終爲禍難。勸明帝除
之。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五年。殺其兄[廬]
[陵]王禕。[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禕。事覺。欣慰
等伏誅。[宋]主逼令禕自殺 七年。[宋]主寢疾。以
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很數忤旨。
[宋]主憤不能平。遂殺之。休祐既死。[寧安]王休仁
益不自安。宋主亦與揚運長等爲身後之計。召
休仁入宿。賜死。又以[巴陵]王休若和厚。能得物
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亦賜死也。業付蒼梧。蝯負本非系
屬。覺鍾休範弓闕堪。爲涕洟。後廢帝名昱。明帝無
子。嘗以宮人陳氏賜

嬖人李道兒。以復迎還生昱。在位五年。改元一。
元徽。爲蕭道成所弒。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王。

[宋書][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爲[江州]刺史。素
凡訥。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尊未年。休祐以狠戾
致禍。休仁以權逼不容。休若素得人情。又以賞
害。惟休範謹澁無才。故得自保。而嘗慮禍及。及
明帝晏駕。主幼艱難。休範因有異志。元徽二年
遂舉兵反。蕭道成擊斬之。按[南史]孝武二十
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廢。帝殺之。又按文帝
之子。劉祕先奔[魏]劉禕休仁休祐休若泰始中
見殺。至是休範又反誅。而文帝諸子亦盡矣。[孟]
[子]其兄閼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追之。閻
音鸞。引弓也。王衣翻復當權擅假朝廷之爵。著禮謬

膺顧命詎堪廊廟之楨。宋書阮佃夫始爲臺小史太尊初出閤。選爲主云。又爲世子師。甚見信待。謀弒前廢帝論功封建城縣侯。與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後廢帝卽位加給事中。權勢轉重。欲用賤濶爲武陵郡。衞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元徽五年。佃夫謀廢立。事洩。爲後廢帝所殺。南史褚彥回爲吳郡太守。宋明帝疾殆。急召入見。帝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襠耳。黃羅襠乳母服也。明帝崩。遺詔以彥回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劉向說苑臺廟之楨。非一木之枝也。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彥回褚淵字。事詳見後。禰力賀反。李將軍之行逕無常。栖宿遍署營村店。顧散騎之諫林何益。居戮專鋸鑿鉞椎。綱目宋主昱初在東宮。喜怒乖節。太尊屢救陳太妃。外憚諸大臣。未痛搏之。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嘗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旁。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自京口旣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皿執鉞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殆絕。鉞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殺省憂惶。食息不保。太后數訓戒。昱欲酖之未果。宋書元徽元年。散騎常侍顧長康長水校尉何昱之上所撰諫林。上自

虞舜。下及晉武。凡十二卷。元徽四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頠軍將軍黃回等討斬之。拔京城即京口。郡名。

怨方結腹堋髃箭。樂自眈狗炙酒卮。堋音朋。射埒。髃平剝反。骨罅箭。不能傷人。詳見下。

幼主昏狂。固已人愁神怒。姦臣弒逆。亦忘天理民憂。綱目宋順帝昇明元年。中頠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昱嘗直入頠軍府。道成晝臥袒裸。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徐以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髃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秀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無全地。淵默然。紀僧眞言

於道成曰。今天下之望。不在褚袁。明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冀州刺史。愚智共知。吞神武高世。惟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道成乃止。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輦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岡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馳詣領軍府。道成戒嚴乘馬入宮。殿中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門。門者震懾不敢視。至是奉伯依常行法稱敕開門出。道成稱行還開門入。皆不之疑也。宋書昱紀。按宋書昱出入無常。他夕每開詐綬旒。安成登御。順帝諦準。

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及磐桓王既弒蕭道成迎立之。在位三年。改元一。升明。蕭道成廢而弒之。宋亡。

玉夫廿五人封爵。凶黨寔繁。道成二十郡自王。賊臣根據。

[綱目]宋王昱元徽三年。以張敬兕都督雍梁二州軍事。敬兕請為雍州。道成不許。敬兕曰。沈攸之在荊州。不出敬兕以制之。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兕鎮襄陽。順帝升明元年。蕭道成自為司空錄尚書事。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有差。道成以子賾為左衛將軍。遣軍主蘇淵蘇烈助袁粲守石頭。升明二年。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以蕭賾為領軍將軍。蕭嶷為江州刺史。是年。以十郡為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又進爵為王。增封十郡。按楊玉夫等皆弒蒼梧王黨也。

手台司。事權何與。

[綱目]宋升明元年。道成出鎮東府。以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子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嘗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郎日受命。[漢書]王莽傳。肝衡舉眉揚目也。

自銘心。石頭城人絕可憐。忠孝雙完永譽。

[綱目]宋升明元年。江陵督年雖已老。君臣獨

年。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初攸之與道成同直殿省。想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政。心不平。謂其子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衣襜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將舉兵共討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衣襜角示之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諸州鎮同舉兵。還道成書言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旨。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孟子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臣之心。吾寧敢捐已背之節既而攸之兵敗見殺衣襜襜音兩當衣各也其一當背其一當胃。故名衣襜。是年。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誅蕭道成。粲曰。不克而死湘州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粲謀既定。將以告褚淵。淵眾謂不可。粲曰。淵假以誅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蘇淵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努力無多言。又以王敬則為直閤與卜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劉韞伯興帥宿衛攻道成於朝堂。黃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並赴石頭本朝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郎中來裝盡室赴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與蘇烈擐倉城拒粲。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事不成矣。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

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水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吾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誄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亦為追者所殺。粲袁淑兄子也。按三國志魏王陵謀討司馬昭不克而死今夕可言未謝敬冲袁作知機肉中有血不劉彥節何為太遽南史謝朏字敬冲蕭道成方圖禪代欲以朏以下神來使調激兼而有之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不及世事。魏兵將必經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遷朏為侍中。

劉秉字彥節宋尋陽人也蒼梧廢彥節出集議路逕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頒軍矣韞搥胸曰兄內中詎有血邪道成聞而惡之。頒軍郎道成餘見上註三國志劉琨謂諸葛亮曰。今夕可以言未。被道成嘗與朏謀傾宋朏無言見下註數彊符玉璧二三。識巧竟苦文幾處南史齊本紀宋武帝於壽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又曾稽剡縣有山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升明末縣人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三處苔生其上。去苔視之其文有齊蕭道成字閻叹見索指彈猶願後身禪詔已頒手尚求無過慮

問何公事新王自有侍中頻送別宮故晉尚遺郎署編目宋升明二年吏部郎王儉少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爲長史待遇隆密事皆委之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旨他日請問言之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地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因曰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陽拒之深也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凡人情淺薄不能持久公若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毛尺亦故是經常宰相宜絕禮羣后微示變華然當先

令褚公知之少日道成造褚淵欵言移晷乃曰我夢得官淵曰今始授甫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未達爾郎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壬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升明三年晉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爲司空宋王丁詔禪位于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率閤人索得之敬則啓警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宋主又拍敬則手曰

必無過慮。當爾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重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逐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宋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玉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現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懽。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軀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列江。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與一家。亦復何謂。齊王郎皇帝位。奉宋王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褚淵爲司徒。賀者滿座。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佳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難謂難防小兒之竊聽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簪郎虛負宋恩。將一家物與一家。

白眼子終爲齊助。綱目升明三年。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葩。不賴皇氏。遑恤國家。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南史王儉字仲寶。僧綽之子。蕭道成引爲右長史。尋轉左。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儉褚當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傚褚淵晉太傅裒大世孫。裒粲當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齊臺建。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道成謙而

不許。餘註見上。往泉智井。方思景倩之嘲。勃草疾風。誰伴裴生之去。按宋書初袁粲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國主不勝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亦欲試飲此水。粲字景倩。綱目齊王戎既稱帝。奉朝請裴頠上表數齊王過惡。掛冠而去。齊王殺之。按宋不立。遭弒者五。凡六十年。

臣張國用奉閱

臣裴俊奉勘